

1915

内部
资料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5

新会县政协文史组

1982·3

《新会文史资料》第五辑目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雁南烈士实为新会人·····	何卓坚 (3)
新会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回忆·····	赵拱卿 (4)
江门会城黎明前后·····	李锦波 (5)
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合作社的始末·····	李达生 (9)
会城沦陷的回忆·····	余梓樑 (14)
会城沦陷的回忆片断·····	黎安之 (27)
日寇两次攻陷古井的回忆·····	林达天 (31)
新会城故衣业概况·····	何卓坚 (38)
本世纪初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陈伯坛先生·····	陈耀沛(遗稿) (47)
中华民国时代新会县四十六任县长简介·····	陈占标辑 (51)
读者来信·····	——读者 (60)

《新会文史资料》第五辑目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雁南烈士实为新会人·····	何卓坚 (3)
新会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回忆·····	赵拱卿 (4)
江门会城黎明前后·····	李锦波 (5)
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合作社的始末·····	李达生 (9)
会城沦陷的回忆·····	余梓樑 (14)
会城沦陷的回忆片断·····	黎安之 (27)
日寇两次攻陷古井的回忆·····	林达天 (31)
新会城故衣业概况·····	何卓坚 (38)
本世纪初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陈伯坛先生·····	陈煜沛(遯斋) (47)
中华民国时代新会县四十六任县长简介·····	陈占标辑 (51)
读者来信·····	一读者 (60)

一、本选辑印行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选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他日编修地方志、及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史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各个方面，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华侨、社团活动、历史人物、乡土风俗，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及旧统治阶级方面的内幕真相，不论是全国性或是地方性，凡有历史价值的，都在征集之列。

三、稿件务求真实，不拘体裁，不拘观点，不求完整。来稿选登时，本组有删节整理之权。

四、凡来稿者，均酌给笔墨费；一经刊登则给予薄酬，并一律赠送本辑一册。

来稿请交新会县政协文史工作组

（下接第17页第18行）还有两门由四匹马牵引的山炮向大云山，卖茶寮轰击。原来昨夜，国军保二师的两营部队向西关口一带的日军防地进行轰击，日寇夜间不敢出动，只据垒还击，双方彻夜枪声不停，到了早晨，日寇便增援和组织火力还击。同时派出两架飞机轮番向国军俯冲扫射，不到半小时，国军便纷纷分路撤退。其中有一路从大云山正面向西关口的大隆里、紫龙里撤走。另一路从西北山路撤走，后来人们在黄坑、翻转洋船山、葫芦咀、壁上挂灯山、烂鼻虎山、金牛山、卖茶寮的几个山头上检到了不少枪弹壳、铜盔、步枪、和未爆炸的手榴弹，以及丢下洗马潭水中的二挺轻机枪。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雁南烈士是新会人

何卓坚

去年底，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组织全体成员，分头到县属各公社调查、访问辛亥革命新会籍同盟会员的后人。我们这个小组到荷塘公社进行工作时，通过当地何影梅校长的介绍，访问了住在荷塘公社南村大队市联队（原属顺德白藤现划归新会）的李多同志。

李多是李雁南烈士的第二孙女，现年六十岁。据称她的祖父李雁南烈士，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原籍世居新会县大派州乡长围村北乐里（今礼乐公社新民大队西宁生产队）。曾祖父云锡，生前在乡颇有名望，生八子，烈士排行第六。云锡遗有房屋一连三座，除李雁南烈士因闹革命而卖去两座支持军费之外，现仍有屋一座，由其旁系亲属居住。

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再到礼乐公社新民大队西宁生产队调查，并亲赴李雁南烈士的祖居瞻仰，该屋是青砖平房，横过两间，深约七米十五桁厅，有两个砖房和一个板障房，屋前隔巷建有小厨房。李烈士就在这所房子出生和长大的。

李烈士约生于一八八〇年。少年时，赴缅甸谋生，当时深受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革命思想影响，在缅甸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被派回祖国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此时曾返乡变卖祖屋，得款支援革命，因而在乡中多次被清政府围捕，有一次攀上屋顶逃脱，自后没有返乡。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诚恐株连乡亲家族，特改作开平籍。在参加辛亥三月廿九日进攻两广督署之役，壮烈牺牲。因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上刻为开平人。

李烈士牺牲时约三十余岁。正室区氏，早死。生一子名子连，抗

战期间在礼乐去世。墓室名陈敬雨，一九七六年死于香港心光盲人院。陈氏在抗战前每年都领到国家给予李耀南家属的抚恤金。子连生四女：长李雪、次李多、三李满、四李用。除李用几年前被批准出港外，其余则分别住于礼乐及荷塘公社。李烈士的旁系亲属，亦均住礼乐新民大队。

新会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回忆

赵拱卿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电报传到新会，县长陈永惠于当日发出白纸蓝字布告云：“案奉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电开，孙大元帅痛于本月十二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在北京行轍薨逝，兹特定哀典条目如下：（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一月；（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一月；（三）民间辍乐七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一月；（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枪柄上缠黑纱一月；（六）官署公文大小印章用蓝色一月”。布告发出后，定于是月十五日上午在县署内举行追悼大会，是日县署各机关、商店、学校均一律下半旗致哀，停止办公、停业、停课一天，是日天忽下大雨，县署内全体职员、各营官兵代表、全城各界群众和各校师生约二千余人，大家左臂缠着黑纱，冒雨列队到县署内参加追悼大会。会场正面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和总理遗嘱，大会由县长陈永惠主持。陈县长为本县人，是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垂廿余年，此次孙中山先生逝世，哀痛异常，追悼大会后，特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书写在纸扇面上，分赠各校校长，籍广宣传，并表示对孙中山先生无限哀思。

江 门 会 城 黎 明 前 后

江会地区解放过程中的城工小组

李锦波

我于一九四八年春入鹤山云乡游击区面见冯森（稍后的粤中纵队政委）、谢创（政治部主任）和周天行（新高鹤总队政委），冯、谢、周三位同志是三十年代我在开平工作时的老战友。冯叫我负责江门城市地下工作小组，以便配合粤中地区武装斗争，做好解放江门的准备工作。接着曾国棠同志得到部队通知找我筹组江门城工小组。

新高鹤总队部委派我任江门城工小组组长，成员有文植虞、林树登和周彬文等。大多数时间由曾国棠代表县工委指导该小组，他不在江门时就委托我全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江门城工小组领导两方面的人马：一是江会民盟分部的成员；二是粤中解放大同盟属下“江门解盟”成员所联系的群众。自成立以来，两个年头里，为配合粤中地区武装斗争与准备解放江门做过大量的工作。

在这里仅着重追述三十多年前江门临近解放时，江门城工小组面对江门混乱复杂局面，怎样使局面转危为安，顺利度过黎明前黑暗时刻，使江门会城安然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九年秋，解放大军渡长江势如破竹解放湖南进入广东境内，广东省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路经江门拉夫封船，弄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新会伪县长张寿逃往双水，江会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当时有所谓广州城防司令部匪首潜逃到新会礼乐阴谋在江门搞破坏活动。又有从中山县窜到江门的陈腾部队声言奉命接收江门，彼辈首先向新

会警局江门警所下手，其他国民党机关如镇公所等留下的人员不辨真伪想听从陈腾接收。

先是由韶关败退的国民党代号“坚忍”部队到了江门，其司令只身逃走，留下参谋长云汉指挥留下的人马。云向江门民盟成员表示急须找地下党洽商处理他带领的部队。民盟盟员刘锦沛将情况反映到城工小组说云汉自称是民盟盟员接上级民盟指示就近找中共地下党解决问题。城工小组分析“坚忍”部队的情况认为他们开到江门后尚无扰民情事发生，而且按兵不动，不象其他国民党军队，急急忙忙向阳江方向溃逃。城工小组决定与该部队接触，向云汉提出要他负责维持江门正常治安秩序，约束官兵不许扰民，云汉答应切实执行城工小组所提出的要求。他又表示想率领全军起义，正式回到人民行列中。我们叫他们立功起义，解除在江门徘徊的国民党另一支队伍一营人的武装，云颇感为难，直率表白他的部队缺乏战斗力，怕压制不住那一营匪军而开火打起来，令到江门居民遭受损失，未能立功反而犯下过错。我们根据所了解的实情体谅他确有苦衷，就取消这个动议，任由那一营匪军逃离江门了事。

与“坚忍”部队接洽解决他们的问题，事关重大，城工小组曾向江门仁仁金铺陆其俭同志提出请他转知粤中纵队派专人来江门处理“坚忍”起义诸事宜，陆当时负责交遭站，他说与“粤纵”司令部一时联络不上，大概其时战局急转直下，“粤纵”司令部频频移动的缘故，因而一时弄不清其去向。我们听说在粤纵六支队工作的容辛同志已返回荷塘，立即派人找容出江门商讨对策，本来曾国棠交带过李光中同志与城工小组联系，我们几经周折才请到李来江门。于是容、李与城工小组一起研究江门情况，大家确认城工小组先前与“坚忍”部队接触做得对，并决定同意“坚忍”部队起义，以便暂时维持

江门市面安宁迎接解放大军进驻江门。

“坚忍”部队举行起义前要求城工小组解决该部队的给养困难。因为国民党败局已成，他们的上峰没有粮饷发下来，士兵弟兄无钱理发，须发蓬乱象野人，衣鞋破烂，一日两餐都不保证。但城工小组手中没有物资粮款，如果请粤中纵队拨款发粮，远水难救近火。无可奈何只得照惯例向江门商会提出协助筹饷以定军心保境安民。江门商会所属工商界人士也肯出力为“坚忍”筹粮，暂时解救该部队脱出断炊的困境。

城工小组研究过“坚忍”草拟的起义宣言，批准他们散发出去。当该部队正式起义那天在江门市区游行时，不料陈腾部队乘隙取巧跟着“坚忍”队伍后面，借以争取合法地位。城工小组认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在新会地区只有六支队和百顷新会地下党建立的地下武装。陈腾来历不明，地下党没有接过上级通知，有陈某的杂牌军受党领导进行接收活动。陈腾也没有象“坚忍”那样向城工小组提出洽商联系。据此我们通知江门警所拒绝陈腾接收。事后查明他们阴谋劫收江门，乘机捣乱。我们叫“坚忍”部队密切注视陈的动向，同时我们另谋对策对付陈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时会城又告急说有“大天二”流氓地痞蠢蠢欲动想趁真空时机洗劫会城。本来城工小组派容汉勳到一中任教，李龙攀入新会师范教书，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手头无寸铁。我们虽然又掌握一个中队的“自卫队”驻在会城，毕竟人数有限，恐难控制整个会城。我们严令该中队维持会城治安，再用大车满载起义的“坚忍”部队官兵到会城武装巡行，暂时起威慑作用使坏家伙不敢轻易动手。

在紧急关头，我与曾国棠通电话知他已带领百顷地下武装移动到外海收缴外海旧乡公所的武器。他应城工小组要求连夜带队出江门以便应付陈腾的蠢动。

百顷新生连到江门的翌日，曾国豪约陈腾谈判于江门警所北街派出所。该所巡官黄培年是城工小组领导下的人员，他极力协助监视陈腾。同时通知“坚忍”部队派出人马在江门至北街各个要冲站岗并留下一些人听候调遣，云汉也遵命配合执行任务。由于谈判结果陈腾不肯接受我方所提条件，于是把他扣留起来。其部队早就登上电船，到谈判决裂时他们便向潮连方面窜逃。（陈腾后来由法院判决死刑受到应有的惩罚）

城工小组考虑到只靠百顷开来的新生连和“坚忍”部队难以长期稳定江会地区，为策万全计，由我通电话到沙坪联系上粤纵司令部，请向人民解放军要求派出部队到江门驻防。“粤纵”代表过南海县九江与解放大军联络，据说依原定作战计划，部队主力要由鹤山急行军直插阳江拦截刘安琪兵团逃匪，暂时未能分兵来江门。几经磋商，解放军指挥员才答应派小部队应付江门紧急需要。为了争取时间，“粤纵”司令部叫城工小组派车船去九江接应大军，那时从江门至沙坪的公路桥梁已被国民党匪军破坏无余，只有派船去九江唯一可行办法。

幸而城工小组早有预谋，解盟盟员吕锡元早与江门航商刘富文有联系，当出现混乱局面国民党匪军封船时，刘曾问我处渡船只善法，我建议刘把所有大小渡船躲藏到中山县和新会县交界的小河里，听候城工小组调用。刘富文一接到调船赴九江的通知遵命立即调派两艘花尾渡星夜升火直驶九江，翌日即满载解放军在北街上岸急行军到达江门市区。从此江门市人心大定，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江门。

解放军一到江门立即着手处理“坚忍”部队，在江门广场集中点名后把该部队全体官兵调送广州整编。

在这黎明前十余天紧张战斗过程中，江门邮电局地下党员游书霖与城工小组密切配合；电话所的女工早与城工小组有联系，当国民党

军队败退时江门局面很紧张，她们坚守岗位，通宵达旦为城工小组接通与各方联络的线路。江门盐务局和北街海关等早就截留税款不向上缴交给国民党政府，待军管会接收时把保存下来的物资与现金如数点交。其他所有工厂、商店、工人们与各界人士同心协力，总计接收的现款与物资并不比广东其他中小城市少。至于外逃的工商界人士更是绝无仅有，这是过往城工小组平时所做宣传组织工作积聚所得的成果。

城工小组借江门仓后路广东省银行隔邻的“三新”俱乐部与各方人士接头，那所俱乐部原来是新会县伪参议会一些参议员出入的地方。我由地下党人员黄韵同志为我取得伪参议员名义，利用这种关系争取不少伪参议员接近城工小组，地下党一些同志视“三新”为白皮红心工作人员藏身之所，很起作用。到临近解放江门时，军管会副主任吴枫同志曾在这里与“坚忍”人员谈过话。城工小组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把预制好的五星红旗在“三新”楼顶升起来，宣告江门解放了。跟着“粤纵”部队进入江门接替解放大军，江会军管会在广东省行办公，从而正式转入军管时期。城工小组完成历史任务宣告停止活动。所属人员由军管会重新分配工作。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新会

《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合作社》的始末

李达生

《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社》（以后简称侨贷社），是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三年春季在新会县政府临时所在地的天亭设立的。是以

救济新会蒋管区的侨眷侨属为对象的群众团体。到一九四三年底便结束，时间不够一年，昙花一现，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机构，我当时在这里当兼职干事，此外还有主任和专职干事各一人，都已去世，只剩下我还可说曾亲历其事，但我因不是主管，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的，所知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不过这是涉及到当时国际关系和地方基层关系的事，也应将回忆所及，记述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时那些只靠侨汇过活的侨眷侨属们，因邮路不通侨汇断绝，不少人将平日积蓄用尽后，只有变卖衣物傢具度日。当时天亭的墟日，摆卖这些东西的多属这类的人，有的还来自台山。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多在国外，侨眷们多不会耕种，也没有田地可耕。可卖的东西卖光之后，就只有走上挨饿、死亡的道路。那时在天亭附近的西村，曾设立一间育婴院，收容的孤儿及弃婴，不少是侨眷侨属死后遗留下来的子女。

另方面，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后，中国由单独对日作战，也变成了多国联合对日作战，美国也成为我们盟国之一，这时美国为帮助盟国解决人民生活，国务院设立《国外救济善后实施局》。在中国设立了《美国援华物资救济总署》。初期在新会办理救济工作的，是在崖西猫山麻疯院的美国神父关中和。关是美国人，麻疯院也是美国投资办理的所谓慈善机构，这些救济工作自然委托关来主持了。说到这里不能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关神父当时办理的救济工作时的情况，因为他是后来的“侨贷社”的幕后人，而“侨贷社”和《美国援华物资救济总署》也有关系。

关于这位神父关中和过去的底细我不知道，他在猫山麻疯院干什么工作也不清楚，关中和只是他用的中文名字。这时他年约五十，能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会用中文签名。经常穿一套黑色布料的唐装衫

晖，带一副金丝眼镜，对人态度和蔼，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与当地各方面人士关系融洽，在天亭时，历任县长都同他拉关系，有的常到峭山他的别墅作客，品尝他做的西餐，就连一些小孩都乐意和他接近，人们见到都叫他关神父。他那时在天亭租有住宅，联同当地慈善单位办理施粥，我们见他对工作却很认真，常到煮粥工地亲自检查落料，工作人员如马虎不合标准就会遭到申斥或撤换，因此博得人们对他的信任，而他也达到了使人们对美国产生好印象的目的。贫苦困难的人远道都赶来领一份粥，以资度日。

我们海外华侨华裔，回来是关心祖国的，对日抗战是出了不少力量，特别美州的四邑华侨多，侨眷侨属在家乡的困难处境是了解的，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进行办理救济。这时美国在中国已开展了救济工作，华侨也纷纷发动爱国爱乡募捐活动，将款委托《美国援华物资救济总署》，指定交由当地华侨团体用来办理救济广东四邑侨乡侨属。当时县的一级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华侨团体，广东省政府便指令四邑要成立机构办理这事，于是我县就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成立了《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社》。

“新会侨贷社”在当时既不属于新会县府领导下的机构，与《美国援华物资救济总署》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的贷款来源是经救济总署拨入中国银行由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拨交新会金库（新会因有地区沦陷属不完整县份不设支行），由“侨贷社”按手续领取，专款专用，不需报请县府财科审批。县方对“侨贷社”也没有经费补助，工作人员也没有公粮补给，但是文具纸张什费的开支预算要报请县府批准，在每次贷款总额中扣除，职工的工资补助，也是由贷款总额中支出的。这种形式的机构在当时也是特殊的。

在新会要成立“侨贷社”之时，不少的人对该社王任一职都垂涎

万分。因为在那时无论什么差缺，只要有钱经手都可以作弊自肥，有好缺都千方百计把自己人安插下去，何况这侨贷社出入的都是钱，上头又没有直属领导机关，表面上只要县长委任便可就职了。但从县长阮君慈手委任黄伟当这“新会侨贷社”的主任一事来看，是可知他与神父关中和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尽管关中和在“侨贷社内没有什么职责，也不见他插手干涉社中事务。但当时在县府一班人员的心目中，都认为黄伟当上主任是得到关中和的大力支持，可能还是由关推荐给阮君慈的。所以我也认为关中和是“新会侨贷社”的幕后人。

黄伟是崖西黄冲乡人，曾在北京读过书，英语很好，抗战前曾任第一区署区长，江会沦陷后做过一中校长。在区长校长任内声名还好，是地方人士中属于开明人士的一流。他和关中和是早有来往，加以他能用英语和关交谈，人们见得关和他的关系是特别接近。黄和县长阮君慈却是没有什么瓜葛的，这时黄已卸任校长，赋闲在家，“新会侨贷社”这个美缺，突然落在他身上，人们自然想到他和关中和的关系。

黄伟接任侨贷社主任以后，他征求我协助他搞这件事，还嘱我找个抄写公文又能兼会计的人。我当时在民众教育馆当民教部主任，和黄因大家搞教育才相识的，但关系不深。所以有些事情，后来也不便问他，也不知他怎会找我帮他忙。但他既然有个职务给我作为兼职来做，自然同意，征得馆长刘禹卓同意之后就答应了他。同时介绍曾在四邑民国日报社的同事莫明波当干事，负责会计、抄缮工作，我负责财务出纳。黄伟每月领津贴费数十元（数目记不清楚），大约等于县级科员的工资，我领二十元，莫因为是专职领四十元。另津贴民众教育馆的勤什钟胜六元，叫他兼帮助做什务。社址是征得民众教育馆长刘禹卓的同意，借得民教馆礼堂右侧一角地方办公，在门口右侧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木板长招牌，写着《新会县侨眷侨属贷款信用合作社》

照例行文有关单位，就正式开展工作了。因为这个门口较为偏僻，少人经过，这个机关有许多住过天亭的人都不知道，这也是原因之一。

“新会侨贷社”当时的业务工作，是以蒋管区的侨眷侨属为贷款对象，已沦陷的地方，不管侨眷侨属多少是得不到照顾的。在四邑当时只有新会有沦陷地区，但当时都没有人为那些在敌人铁蹄之下过着更痛苦生活的侨眷侨属设想，只是照章办事。因此在新会抗日前原有十六个行政区署，剩下来的蒋管区只有五区（现棠下公社）、六区（包括现罗坑、七堡、龙湾、小冈四个公社）、十区（现司前公社）、十五区（现大泽公社当时有部份地方沦陷）七区（现双水公社）十四区（现崖西公社）等六个行政区，属于侨贷地方范围。

办理侨贷手续，当时“新会侨贷社”也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一样，完全用文牒往来形式办事的。首先的工作，报请县政府行文各区乡公所，着令调查所属地区的侨眷侨属人数、生活情况等，限期列表造册报来侨贷社，经主任黄伟审查批准。我们就将每次向县中金库领取拨到新会的贷款总额中，扣除费用后，按各乡报来总人数平均每人所得金额，再照各乡人数金额发到各乡公所转发到侨户。各乡领取贷款后，都填写表册三份，盖上侨户签领印章和乡区公章后，一份呈报县府，其余两份存侨贷社及乡公所，就算手续完毕。

由于这种文牒往来形式办事，事前既没作过详细的深入调查，事后也没复核查对。就自然会造成和国民党政府各机关的吃空额弊病一样，把不是侨户的都填进去，使真正侨户本来应得贷款数额侵占了去，甚至虚报名字，中饱私囊，这种弊端，当时大家都清楚的，但有权者都可以分到利益，无权者又管不着。据我所知，每次发放贷款，小乡有的三几百元，大乡将达千元（明确数字现记不清楚），如七区双水，当时据称就有七十二个自然乡村，各乡村合起来侨贷数目是不少的。

但由于没有核查，各乡报来人数按人口之百分率计，所谓侨户差不多都相等，如大家所知道的横岭、上凌等乡，侨户本来不多，但也每次都领了侨贷几百元。黄伟照例批准，从未见其表示怀疑或批驳回去的。

最明显违犯贷款规定和不合手续的，莫过于民教馆长刘禹卓使他的妻舅余子刚（民教馆职员）编造龙泉乡侨属的名册报领侨贷的事。但黄伟也照例批准发放贷款（数目字记不清）。刘、余两人都在天亭，不是乡长之流，怎能造出侨户名册来？同时龙泉地区属于古井，已经沦陷，照例不发放侨贷，为什么由他造来的名册却能领到贷款？如果说为侨属设想，则古井区是新会侨属最多的一区，在那灾荒最严重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都得到贷款的话就不会使不少侨属致于饿死了！龙泉乡侨属贷到的款，是不是真落到侨属手中那是天晓得。海外华侨过去都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或救济贡献了力量。但从我亲身经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蒋管区办理侨贷的工作说来，是令人感慨的，同时也为华侨在海外辛辛苦苦用血汗挣来的钱而惋惜的！

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新会侨贷社”则以贷款基本发放完毕而宣告结束。除一堆名册及账目造县政府民政科存查外，就算了结。所谓“贷款”，实质等于发放救济款，以后也没有人要追还的。在这一年里一共发政多少次侨贷，由于时间过久，我也记不清楚了，大约每个月发放一次。

会 城 沦 陷 的 回 忆

余 梓 樑

（一） 沦陷前夕的致机空袭

新会是广州西南交通的咽喉，面临南海，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

侵略军攻陷广州前，日寇飞机从海上起飞空袭广州。各地时经常在新会上空过境，有时多至三、四十架，同时，新会也是敌机空袭的目标。那时人们几乎天天要躲警报避空袭。早在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间的一天上午，四邑交通动脉新宁铁路的会城东门火车站，便首先遭到敌机的轰炸。在距车站月台二丈许投下炸弹，使常行轨与候车轨有四丈多炸断，那被炸断的铁轨飞起插入坭土中，十多个人也不能摇动。又在火车站外投弹，有二十多个男女和四个小孩死伤。跟着敌机又在江门钓台路口投弹，弹坑有三丈多宽，八尺深，横过钓台路交叉处。中山公园狗山东面也投弹，幸没有伤人。从未见过炸弹的江、会人民，经过这次突然如来的轰炸，见到或听到被炸死伤者的惨状，战祸临头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身上。随着战火越来越迫近，敌机空袭广州也越来越疯狂，空袭新会也是越来越紧张。一九三八年农历三月间的一个上午，当人们正在做饭的时候，突然一阵警报，看到敌机从会城上空越过，旋即投弹炸毁龙湾渡口载运火车过河的铁船，会城也隐约听到炸弹爆炸声。敌机又转头沿新宁铁路低飞，向沙堤火车站俯冲投弹。当时适有火车经过，停车后逃到路侧竹林躲避的乘客有十三名被炸死炸伤。不几天，敌机又轰炸了停泊在西墩阁会城至崖西花尾渡的拖头“崖海号”，当时船员一见敌机俯冲，便纷纷跳水离船，幸免于难。再几天，停泊在双水濠冲的国军小舰也被炸毁。在会城沦陷的前六天，每天都有敌机的侵扰，盘旋低飞，地面也能见到鬼子的恶笑。有一天，敌机见到西关口沿路拥塞躲警报的人群，便俯冲投弹，偏侧了落在大云山的山坡上，幸没有伤人。但国军在会城一点防空设备都没有，连敌机低飞时也不敢对空射击。抗战两年多来，会城人经常受着警报的威胁和多次受到惨酷的轰炸，惶惶不可终日。稍有资财的人，经一两次的轰炸以后，多携眷逃到乡间投靠亲友去了，剩下来的都是贫苦老弱或乡间无亲友的，只得听天由命！当日寇进入会城前，城中的人逃亡